

補修永濟縣志分目

藝文二

宋

真宗旌河中處士李瀆詔

廣孝泉記

李公神道碑銘

祭先河而後海賦

伯夷叔齊祠堂碑

重刻王元之二詩序

永濟縣志

卷十七

分目

二賢賦

金

元帥段公志銘

元

世祖追封伯夷叔齊制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重修西海河中瀆廟記

舜廟記

段干木祠堂記



河中府修城記

中順朝散二公殉節碑記

首陽書院記

登鶴雀樓記

河東郡公何公志銘

謝將軍神道碑

田先生志銘

裴參政神道碑



永濟縣志卷之十七

宋

真宗旌河中處士李瀆詔

故河中府處士李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  
交養迨茲晚節彌邵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  
式慰營魂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賻  
兼推給復之恩申飭守臣優恤其後豈徒旌於泉壤亦足  
厚於民風可特贈祕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二十匹米  
三十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蠲其羨役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一



廣孝泉記

王欽若

夫屯而後亨者天造也蒙而後貞者聖功也故聖人歷數在躬嗜慾將至履重險而不困犯大難而克振所以彰靈謀之幽贊示成命之有歸也全晉列藩三河東屏中條峙其左紫淵居其右前瞻巨嶽卻眺隆雒唐虞之所興神祇之攸館蒲阪姚墟綿互相屬惟東都之左壤列二井之通泉相距咫尺下有幽隧徵其傳說謂之舜泉也臣謹按司馬遷所撰五帝紀云瞽瞍欲殺舜使舜穿井而實其土舜從匿空而出又皇甫謐云河東有舜井焉信史之所載舊

老之所傳百世之所聞聖朝之所尚非有虞氏之孝格於天地有虞氏之德通於神明則何以治三千三百餘載而與聖脗合不然安得其迹益著其道彌光者哉巨宋受命五十載皇帝在宥十四年蒲津守臣削牘上奏以民情望幸神邱仁禮后土拜章數四乃從其請越明年春正月備法駕出闔闔省環衛屏輦血祗肅寅畏以至於汾陰如東巡狩之禮祀事既畢盛節斯著帝乃周覽川原問民疾苦聖賢之迹必紆清顧至於此泉特延嘉矚下詔曰朕以省巡蒲阪歷覽舜泉欽孝德以升聞考遺蹟而尙在宜加美



稱用表敦風乃賜廣孝泉爲名周其垣墉新其堂奧廣其里街謹其扃鑄至矣哉非帝舜之大孝安足動宸衷非萬乘之至德詎能旌往躅所以歷三代迄隋唐而此泉寂寞蔑聞褒嘉及其逢旦暮迴車輿闔然而章巍乎不朽蓋以昔帝之名不可輕斥故易之以嘉稱往聖之迹不可蕪歿故表之以靈宇補百代之缺典炳終古之彌文盡善盡美信皇王之能事也而又遠汲此泉徧頒著作俾夫家至戶到父父子子感往聖之色養達乎無外知吾皇之廣孝欽其至和漬於肺肝涵於骨髓人倫外睦善氣內充自然疵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癘不生妖孽不作躋於仁壽億萬斯年與夫調疾育蘇公之母逞術神葛令之妻飛高燄於蜀都隱神物於南路較其遠大豈同年而語哉臣職忝樞機身近日月乏燕許之藻翰莫副天心謝益契之彌綸徒欽聖作摛毫媿汗庶備直書時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十五日記



李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康保裔部軍於高陽關真宗狩於魏公提少卒所戰輒破寇疾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錄公子樞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賀州團練使嘗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而公九贈官逮今上卽位再至三品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年六十三卒於其子之官舍嘉祐六年與公合葬公幼而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

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惟忠壯不屈以貽祿於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黯祖諱光父諱元超皆不仕公生一男二女孫六人棻今爲尙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使棻今爲右班殿直棻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官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啟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操戈以先所遇樊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沈於戎惟義之濟闕有



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子孫錫命在幽我以吾幼克稱無羞  
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祭先河而後海賦

歐陽修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而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祀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旨以謂河導其派水一勻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導兮括眾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理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

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縈經瀆以領祠羣望既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涘大川並進嗣臨重潤之淵得非眾嶽肇乎一拳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懸源而肇茲海不自大由積眾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異哉祭尙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



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七



伯夷叔齊祠堂碑

黃庭堅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阪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  
不妄其卽墓爲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  
晉祀典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爲河  
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撤  
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尙賢聞者興起須  
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  
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蓋有國君之二子  
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  
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  
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  
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  
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  
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



去而餓死則予疑焉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並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重刻王元之二詩序

張維

中條山上方靈峰寺舊立三石刊模解梁薛王二公中條山及五峰詩後歷年所許昌之詩石一泯焉而沒求之弗可得黃州之詩石二偃仆階祀苔封雨駁文字缺落豕亥相資讀之而弗克通者迨將半矣會大夫江公來臨是邑寺乃邑封之內也公胸蘊六經學文飾其爲治之具政平吏肅民和年豐予贊公之治一暮有半月膺善教雍雍其和涓涓其洽矣旣三年公將罷去閱黃州之詩亦將從薛而泯也因而命僧崇緒改礪無名之碑石重照舊本刊模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

黃州之二詩庶幾永垂於後爾噫江公非獨愛元之之才刊元之之詩每一念元之身不容於朝言不用於時道不行於世三黜而謫死黃州則移其時而憂形於顏色公燕趙人也韓退之稱燕趙自古多感慨之士不爲輕矣予因序於二詩之末亦將有激乎後來者也



二賢賦

蔣堂

太華之北雷首之西奧有岑巔切乎雲霓古木蒼蒼愁煙  
淒淒昔隱乎夷齊者焉嗚呼賢者去世幾千年歲逮今齊  
民猶懷餘懿而荒祠之下俎豆不廢古墳之側樵蘇不至  
吁可異也時余清朝出乘朱轡旁自沙渚危躋石門因慨  
思於往躅遂一弔於羈魂虔揖遺像悵然遙想何餓骨之  
幽淪而窮山之蒼莽山之雲兮蒼蔚而興山之風兮清微  
有聲意夷齊之光靈兮倏變而成山之木兮歲寒不折山  
之蘭兮香摧不滅意夷齊之氣質兮旣仁而結可勝言哉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七

嗚呼菁菁者薇在彼山蹊胡爲作歌而悲芃芃者粟在彼  
山圻胡爲不食而饑賢乎哉救時以仁垂教以義生有一  
朝之恥歿無萬世之愧激貪夫廉立懦夫志宜乎竦聞其  
風無泯厥祀余來山垆識之以銘銘曰

山之上古之瑩茲孤竹之子聖人之清者也



金

元帥段公志銘

王沂

天兵勸金宣宗棄燕播汴河南北豪傑創殘化羸爲勁在  
在而起真祐末廷臣惴惴以不卒保河爲懼謀以官號義  
兵拒天討時河東段公爲領軍都元帥正大七年以勞進  
河南諸路把隘都元帥乃率所部壁竹林堡附者滋眾警  
斥益嚴壬辰義宗播歸德度不能回走死蔡公引其眾入  
棗鄉谷天兵攻之戰死時公弟元亨提孤軍守河中或誘  
其降不從城陷策馬渡河麾下附馬尾以涉者眾俱溺死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七

元帥諱大亨家河東芮城之風陵鄉早以意氣自豪修幹  
多力精騎射喜兵法飲酒至石不亂家故饒財賑乏恤窮  
惟恐後子三人好謙好讓好禮好謙求其元積屍中以歸  
於延祐五年葬風陵之先塋以夫人史氏祔河中守一子  
名宜僧從公戰死無後公孫九人曰璋瑜珪曰元成元政  
元秀曰德義直段氏苗裔鄭公叔段魏有段干木今芮城  
縣西二十有五里有村曰段相傳曰段干木故里若公兄  
弟父子蹈義而死壯矣哉後公之葬紀該八十有五年當  
至元六年曾孫太常掌禮克真以狀來請銘余曰法應書



銘曰

茅火滅兮鼓聲竭旌竿折兮寶劍缺空拳奮兮皆欲裂觸  
鋒刃兮甘飲血日色慘兮風怒號義九鼎兮生鴻毛儼英  
靈兮誰與曹鐵騎迅兮橫波濤山之巖兮河之滸修篁冥  
兮天欲雨飛鱗走兮光怪吐立蛟螭兮嘯豺虎魂來歸兮  
渺翩翩組練植兮相後先辭楚些兮青瑤鐫表英烈兮垂  
千年



元

世祖追封伯夷叔齊制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西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糜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公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趙孟頫

予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爲政事教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虎渡河去民至稱之爲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由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爲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仕於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

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爲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良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阪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羣公賦詩贈之而孟頫爲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云



重修西海河瀆廟記

李好文

國家秩祀海嶽四瀆以西海荒遠望祀於河東之河中與河瀆爲二廟合爲一都宮河中古曰蒲阪亦曰雷首河千里一曲自龍門而南抵太華遂折東廟宅其隈去府治二里我元因宋金之舊基而葺之每歲春泮遣使恭詣祠下具牲牢醴幣致奠以爲恆式至元二十八年詔若曰名山大川國制敕祀今海瀆在吾封內民物富康時惟神休其封西海爲廣潤靈通王河瀆爲靈源宏濟王至正七年河瀆再加神祐於宏濟之上爲六字時河決東明之白茅口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

浸山東曹濟諸郡天子憂之遣工部尙書彌爾馬合謀翰林學士楊宗瑞視河至河中明年又遣平章政事韓嘉訥御史中丞李獻致禱祠下使還皆云二廟規制狹小歲月攸久黜堊漫漶非所以懷百神嚴愍祀也天子下詔命中書出楮幣緡二十五萬四千有奇以大都畱守經歷廉垌往敦其事役始於九年之正月落成於十一年之十月於是棟宇軒豁丹碧爛盱凡殿廡廊闈佑享神位總爲楹二百九十有四外垣以璧中爲二宮正南各爲櫺星門一其制略擬王居有司請刻石以著其績詔以臣好文當筆臣



再拜言曰天地覆載以生萬物運而無息則爲陰陽用而不賈則爲五行功之盛者是謂水土水之盛者是謂四瀆翁則爲福蕩則爲菑河非三瀆比也故自周以降迄於宋金二千年間縱橫逆折朝谷暮陵幾遷變矣有國者御之補塞障抑不敢以甯非神其孰尸之我聖朝奄有萬國百年以來雨暘時若物民豐阜非神其孰相之古者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所以重本也是用爵以王封祭秩有加與海同列邇者行頗失甯民離其業意者精嚴之誠有未足以稱上意歟欄宇傾側風雨剝蝕有未足以棲神者歟皇上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七

小心寅畏子惠黎元敬恭明神復慮神居壞者以完腐者以新崇深窈密以妥以甯於是神有所依人有所仰其利所及其福所被億萬斯年庸有旣乎於戲盛哉謹撫其實而爲之詩曰  
於廟靈海周環四極靡乎莫窮忽兮莫測東爲委輸西迺源發脈穴瀆盈氣噓而息芒芒崑崙河流是宗沆瀣曲折萬里來東懷襄而疏填闕而澤化被膏腴長我禾麥雨風霜露神變翁霍沛其焦枯洗厥疾瘼明明天子祀主百神曰西海瀆咸秩以文何以妥之廟寢孔碩何以奠之籩豆



有奕既圮而功亦庳而崇反宇重檐丹堊青葱錫其王封  
載尊載隆牲肥酒香物備而豐神其燕饗福祿攸降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文



舜廟記

郭思真

維帝以大孝登庸克協堯聖揖讓都俞垂衣而治天地之不可爲容日月之不可爲光其德至矣孔子敘定典謨載其賓四門敘百揆徽五典齊七政殛四凶舉禹稷皋夔二十二人水土以之而平播殖以之而修生民奠極萬世時賴則其任人之功也而孟軻氏謂不以天子貴爲悅惟順父母爲悅是故夔夔齋栗瞽瞍底豫去今三千五百餘歲愚夫孺子皆能道之大哉孝乎天地之經人道之本歟河中惟古蒲阪實爲舊都其耕稼陶漁生卒之地紀載不一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九

所都則弗有異矣是祠不究始於何代五季之際斷城以守故外乎東門祠有二井相距纔四步或謂象謨蓋之迹宋眞宗謁之號曰廣孝泉汲賜朝臣樞密使王欽若引皇甫說刻碑以志今濟南亦有二井及城之斷築疑在今宋以碑驗之可必濟南爲非是祠燬於兵我元統有天下聖帝明王若祠與墓咸爲加葺自至元二十五年經始迨至順改元歷四十寒暑而成嗚呼帝之功德覆被萬世至孝格天闡發民彝乾坤不毀斯理不滅夫何世降俗變淫侈之祠充斥海宇而帝之故都廢宮音響寂寞如明詔何哉



繼今有賢守令作式是彝典迪吾民而教化之聳其善良  
懲其不率俾夫孝友悃讓之風洋洋然吾邦不忝帝德以  
爲朝廷舉治之最顧不美歟



段干木祠堂記

祠在上方里段村

段 禧

鄙夫而邀萬乘之君逸居而遺萬代之名非胸中所蘊大過於人孰能於此若箕穎之巢由首陽之夷齊邈乎不可及也東周以降雖不逮古而我段干木先生爲之最先生與魏文侯同時文侯戰國之賢君尊儒好士言行亦多可取乃峻拒遠避若將浼焉何也蓋文侯德業雖隆不能免蔑君之誚才猷雖美適足爲竊國之資望望去之蓋以是與然其卷懷有道遜默保身人莫窺其際也向使不出乎此碌碌以就功名不過爲李克翟璜而已矣安能流芳千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載後裔奉祀愈久不替也哉嘗記兒時讀孟子書至踰垣而避之之語先大夫指之曰吾遠祖也汝識之恨方童孩未請其詳稍長而歲時拜掃先塋仰瞻其碑亦曰段干木之裔惜不載其鄉土至治癸亥承乏河東漕倅挈家之官取道京洛抵陝濟而北距漕治一舍而宿於安邑之下段偶詢名地之由於主人對曰是邑民聚之落名段者二故以上下別之皆段干木先生之舊隱也古有祠遺蹟尙存聞而驚喜急往謁之則曰爲黃冠所據求索碑誌斷裂陸沈矣悵然久之翼日趨任授職休沐之暇問途以訪上段



有祠在其南至元之末縣教諭張偉子奇文以記之云唐大厯間段咸義者創之金季毀於兵宗人名福者繼修之欣幸同族有人召致偕祭而反明年泰定改元分部河南鹽禁道出芮城館於縣廨屏繪其境地圖起而觀之東西近郊表題段干木之祠三一在東張一在神林一在段邸詰且按圖厯詣其所東張之祠在宗聖觀側神林之基碑壞傍仆字畫剝蝕漫不可識段邸之基密邇民廬而段族實繁諸段迎勞歡洽如素親屬置酒邀飲觴行一再揖而告之曰吾祖血食於安芮兩縣者凡五其二委諸道流推

吾祖介潔之操豈肯與非類爲伍上段之祠出於段宗世守其祀爲無憾顧茲廢址興復無人甯不愧乎禧幸忝末屬叨官鄉郡不有倡率責其可追敢謀共構新祠春秋合集宗人以時爲享惟父若兄允否爲何眾咸悅諾畱宿而別是夏北還課務日迫欲畢未遑但遺書諄囑三年春秋滿而祠已告成諸段之力是賴涓日來謝往落之位先生而安其靈一二耆壽命爲辭刻石俾後世有考也因論古今皆知先生之高而未知其所以高者冠其端并詳記經營始末綴其後諸段裒助木石之費督視工役之勞具列



於碑陰系之詞曰  
彼富不仁厥後無聞或沒避世嗣續弗替天地有終先生  
之祠無窮



河中府修城記

鍾迪

河中府古蒲阪帝舜之所都也越西河而爲秦走東山而爲晉爲古今之名城居一方之重地自我皇元奄有萬國郡縣天下而是府受隸於晉甯路曩以四海爲家六合甯謐城復於隍無虞葺築逮夫至正辛卯潁亳寇興蕩然而千里蕭條蕞爾而一方如故徒以今總兵官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察罕帖木兒公爲蒲也至正戊戌九月朔前關商襄鄧宣慰司同知賽因赤答忽懷遠特奉聖旨授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分宣慰使下車不日未遑他及卽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記

率僚屬經歷楊成承務等循行方面瞻顧城隍乃曰斯城西臨大河橫湍悍浪寇雖至不憂也若東則平阜高原並車方馬固爲受敵之地南望中條北瞰臨晉而是城頽廢將何以禦敵安民乎况時值繁霜農以滌場斯城之役豈可已焉遂與守禦安撫伯官鳳翔府同知范國英武德揆其事旣而諏日期計徒庶給餼糧具畚鍤備材用運瓦甍起功於戊戌之冬落成於己亥之春民之趨事者不啻於治靈臺而子來矣民之入於斯者固當倚之如金城湯池而何寇敵之足慮也此城耆宿相聚而語曰當今天下劫



火燎空洪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伊誰之力哉今又築斯城鑿斯池深恩厚德當何以報宜立石以垂不朽既而求文以記其事予不得謝乃勉爲之記



中順朝散二公殉節碑記

孔思適

君臣天地之大經忠孝臣子之大節聖人垂世立教所以  
詔天下之爲人臣者也夫委質爲臣子達而臺閣顯官下  
至州縣職治簿書赴期會積日累月中材之人類可以無  
過若夫橫流奔潰之衝戎馬交馳之際白刃臨於前而心  
不爲之動死生在俄頃而色不爲之變非氣節有大過人  
者其能如是乎傳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吾於  
二公見之矣天厯改元陝右構亂放兵四劫蒲津正當其  
衝時達魯花赤中順斬公朝散領府事走檄告急樞府調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

兵三千赴之河東荒歉之餘公私赤立無所仰給二公相  
勉以忠義首捐家財置備糧草集丁壯與官軍併力守禦  
賊不得騁乃遣人說降公使諭之曰聖上以正統登臨寶  
位汝曹獨不聞之乎吾受命守此土有死而已勿多談相  
拒旬餘賊勢日盛不幸領軍者無死綏之志引兵宵遁賊  
偵知之率眾渡河燒房舍殺掠人民或勸二公避其鋒公  
曰吾守臣也去將安之且如一城生靈何端坐府中俄而  
賊至俱被執朝散公至也先帖木兒軍前抗論不屈死之  
中順公至奉元死於省門之外嗚呼二公可謂得其死矣



人誰無死而公獨能於死生患難之際守節蹈義百世之下聞風者有立矣中順公諱八札海牙畏兀人自和州轉河東達魯花赤朝散公諱克忠字唐臣自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出知河中府期年政事修舉民大和會未幾西賊猖獗無兵可戰無城可守力屈而死事聞詔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勳護國爵封郡公各賻寶鈔三百錠以給葬事官其子五品公朝之於臣下報功卹孤之典可謂至矣唐張巡許遠守睢陽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圍守踰年外援不至城破被

執巡卽死之許遠死於偃師睢陽至今祀之號爲雙廟以二公死節較之異世而同轍者也歐陽子作五代史五十年餘年間傳死節者王彥章一人而已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涵濡聖化皆能以名節自任邇年以來死事之臣史不絕書何其盛也元統甲戌中順大夫彭城李公居德來守是邦覽山川之形勝弔古人之遺蹟慨然思二公之豐功遺烈俱泯沒而無傳乃與郡中憲公諸老暨府僚諸公僉謀樹碑詔後之人且爲千萬世忠義者之勸命思邇爲之辭云銘曰



歲在戊辰羣兇狺狺磨牙吻血扇毒烝民時維二公持節  
河中力扼其鋒不使其東卒潰不支賊遂披猖封疆之臣  
城亡與亡事聞於朝卹典便蕃升秩三品晉秩薇垣賞延  
於世生死哀榮來者有考視此刻銘蒲川滔滔中條峩峩  
二公之忠千載不磨



首陽書院記

王士元

蒲阪舜之故都也距郡治東南有山曰首陽山者伯夷叔齊兄弟讓國而逃諫伐而死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卽謂此也按地志二子之墓在山之陽後人又卽墓爲寢爲廟不知其自始前宋元祐六年河東令王某因其舊而新之厥後毀於金我皇元有天下治道日隆謂二子之義以兄弟則讓以君臣則諫其義可以裨世教而厚人倫至元九年知府楊居寬載新其廟太史汲郡王惲文諸碑卽孤竹舊壤今甸服之內永平設像廟食封伯夷爲昭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完

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公製辭褒美傳之天下誦在人口頃年蒲郡人有王無矜與其弟無伐以治城西南隅故宅一區數十畝附郭陸田四百九十畝施諸官爲書院以祀孔子及二子列其事請於河東守臣守臣聞諸朝尙書議曰首陽山名山也伯夷叔齊古賢人也宜可其請如他郡先賢故事立書院額以首陽又設山長弟子員列之學官仍以義士表王氏之間有司奉行惟謹初王氏旣建夫子殿三楹於其地正北少東及講堂兩齋庖廩凡十有二楹他如二子祠神門未備至正十年春山長晉甯張鏞



之來也請於府侯以學田常歲租入葺材庀工乃於夫子  
殿少西爲屋以祀夷齊南向中爲神門外爲櫺星門以臨  
通衢旣落成鏞自蒲阪來請記以文予告之曰今郡國旣  
有學矣又於名山勝地各建書院皆國家所以廣育才養  
士之道也延祐始元仁宗皇帝詔天下以科目取士專尙  
經術盡變隋唐詞賦之陋諸生學於此者苟能勉強篤實  
如古之人所以爲學務求於己不求於人於道也不遠矣  
昔先儒考亭朱子南軒張子之記石鼓嶽麓書院也言之  
詳矣予尙何言哉若夫誘掖學者使知向學之方自小學  
立大學之功爲異時成德達材以待朝廷之用鏞也與後  
來山長之責也



登鶴雀樓記

王惲

予少從進士泌陽趙府君學先生河中人故兒時得聞此州樓觀雄天下而鶴雀尤爲之甲及讀唐季虞部暢當王之煥等詩其藻思鴻裁令人飄飄然有整翮凌雲之想擬一登而未能也至元壬申春三月由御史裏行來官晉府因竊喜幸曰蒲爲屬郡且判府職固廳幕而開掌有顯務國制判官典郵傳季得乘驛檢劾稽緩西南河關勝槩固形於夢寐中矣其歲冬十月戊寅奉堂移偕來侔按事此州遂獲登故基徙倚盤桓情逸雲上於是俯洪河面太華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揖首陽雖傑觀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偉風煙之勝不殊於往古矣於是詠采薇之歌有懷舜德起臨河之歎而思禹功坐客顧笑舉酒相屬何其思之深而樂之多也噫昔韓吏部欲造登南昌閣者屢矣至於刺潮移袁濱潭卒莫之遂祇獲載名其上列三王之次今雖罄適夙昔盡登臨之美而不睹瓌偉巖壑之觀迺知勝賞有數樂事不可并也偕來者古肥戴剛柔克滏陽馬昫德昌營州張思誠叔子翁孺侍行



河東郡公何公志銘

侍講學士 歐陽泣

至元五年歲己卯侍御史何公約自河東憲擢臺端一日  
奉先君子追封河東郡公行實謁於太史氏歐陽泣請記  
其生平以銘神道之石泣謹敘而銘之序曰維河東公姓  
何氏諱汝麗字清父世爲汴大家曾大父某仕金季沒蔡  
事大父諱修幼崎嶇兵燹間遷蒲阪負郭得林壑之勝築  
別業居焉以琴書自娛終其身父諱淵事厥考敬愛俱至  
所居距父所半舍朝理生殖晝市珍麗持獻別業夜復還  
所居日以爲常垂二十年鄉稱其孝沒以孫貴歷封河東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郡侯娶韓氏追封河東郡夫人子男五長天澤次汝弼次  
卽公次汝翼汝霖女子二俱早喪夫無子守節不渝公風  
神清邵才諳機警底行莊栗或勸之仕輒以親老辭嘗曰  
吾幸生車書混一之朝終當歷覽天下佳山水迺南渡江  
縱觀吳越西踰秦入蜀登劍閣至成都歸而歎曰壯哉遊  
也足自慰矣家麤贏性好施與人交往往能託其心膂橫  
逆至未嘗與之較歲時上親壽昆弟融怡西溪王氏顏其  
堂曰棣韡朝大夫士爲之歌詩晚歲訓諸子曰吾名不登  
仕版然父兄在吾事之無違其沒喪祭以禮汝曹世守孝



友勿失吾未爲無所遺也至大戊申以疾終年六十有四以子貴初贈承直郎歷封河東郡公初娶李氏先公卒歷進河東郡夫人再娶李氏有婦德初歸何氏時家猶貧自執炊以膳尊嫜後諸子官四方爭先迎養而其母吳氏年過九十餘無子不忍遠去辭諸子曰爾欲養母吾獨不欲養母乎歷封河東郡太夫人年九十餘子男五人絢繹約經綽女二人約字仲博起家以儒試吏累辟中書掾除吏部主事歷官內臺侍御史自居天官銓選清允踐敷省臺聲譽藉甚其在河南會利州歲歉蘭陽大水倡議發廩拯

饑活者數千萬計持節諸道嚴而不苛泰定天歷間典京漕兩歲運饗及千萬石捍衛有方軍具不乏文宗賜上尊旌其勞及除地官上見其名歎曰是爲京漕能足吾兵食者是歲賑關陝饑用鈔三十餘萬錠參西京行省有貂裘弓刀鞍勒之賜月魯帖木兒授本省辯章以才薄辭上曰有何參政在卿何過慮其爲人主倚重若是居西臺糾二三執政黜之爲用事大臣所訾奏爲陝西參預將以事中傷公綜政日勤終吉無咎晉憲之擢臺臣以太夫人老俾便於養未幾臺端闕又強畱之室李氏累封河東郡夫人



當金季亂離何氏存者惟府君修一身百餘年子孫眾多  
爲蒲大族絢之子達道禮部掾繹之子宗道信道興道約  
之子至道師道問道景道國學生女一經之子允道敏道  
耕道女二綽之子本道思道女二於易有之碩果不食君  
子得輿剝復之幾生意欲絕不絕之際以君子之道居之  
其後無不昌熾者蔡州府君之忠於所事蒲阪府君之高  
尙尙書及公才可出仕而篤志孝養今侍郎忠結主知孝  
揚先德二世之婦以順稱二女適人以節著李太夫人奉  
百歲之母不弛其慕是皆有古君子風焉公將屬續謂約

曰吾曾祖以下諸喪未葬汴壠道遠莫致而居官廉慎必  
亢吾宗他日卜先塋於中條之麓以我耐焉瞑目無憾約  
泣而志之延祐己卯以公務乘傳過家事竣遂葬先世及  
公凡宗之貧不能舉者二十一喪咸以次葬於其阡葬具  
祭儀有豐無儉公之季汝霖卒官浮梁州稅課提領無後  
至是亦自鄱陽水陸數千里歸窆焉兆域在河中之紫金  
峰文學里青臺原明年庚辰泣旣銘以答公之請公移臺  
司將歸申其情事又以太夫人壽益高請畱養焉天子察  
其誠就陞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賜楮幣一萬五千緡因過



家立石大夫士榮之銘曰

金燬於蔡搢紳多從何氏之先盡瘁以忠家汴仕金譜忘  
莫考有媼在疚徙蒲以老再世孕秀而樂曠僚審義循分  
其天逍遙種德遺後顯於熙朝來者翕赫逝者孔昭啟封  
河東爲侯爲公邦君夫人贈典實同公侯之初郡伯縣男  
祭鼎日增後五前三相何宗事令善且壽何女之貞孀節  
有守三綱無墮美萃於何矧此侍御求福不頗資孝移忠  
維理之常積微至著維德之光青臺之原文學其里臺臣  
之家先隴在此勒碑發潛屬筆太史太史作銘鴻厥允祉



謝將軍神道碑

麻革

謝氏自中古以降見於族姓書甚著惟公出謝氏曾大父諱毅大父諱克簡考諱翥三世未仕公諱天吉字鍾祥承大元始起朔方畱公鎮防爲帥兼領蒲政其爲政大都出於明斷佐之以公廉故事無畱滯民用休息狡猾貪墨不敢以毫髮干其間公之爲人明敏果毅勇略蓋世慈以撫民忠於報國坐鎮邊陲敵不敢犯朝廷知公名命爲昭勇大將軍鎮邊大元帥特賜金符執政蒲郡每因朝覲屢嘗賜坐繼以酒簡符錫銀二笏金甲彤弓良馬貂裘真不負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美

國之重託可知己金國末人多逃難於河南知公以王事至流民相謂曰吾謝帥者素有寬仁之度舍吾公其誰歸於是來附者數千人歲值凶荒人皆相食公廉於自奉以餘糧活其眾命皆保全及歸河朔悉令籍爲編民當時軍中酋長人歸附者例爲奴僕以保全其身皆曰我輩不幸不歸於謝帥雖悔曷追蓋公之仁慈素感人心也深矣初遭上官徵發無度爲銀兩者萬有餘公計之民力幾盡必不可供公以家之器用首飾罄以供之而不取於民不數年又徵黃金百餘笏公自度家竭民困計無所出迺陰投



大河以弊家屬迎魂至津渡於是觀者如堵雖婦人女子無不泣下其民心皆知命之輒去遂寢其事民得少蘇時經大變人多流亡十無二三河中府當關河戎馬之衝民力匱乏難於給辦府僚故吏憂之相謂曰當今謝帥若在事不至於此左右或謂之曰謝帥實在幽隱鄉之死僞也僉曰謝帥果在吾輩之幸也吾民之幸也越翌日偕諸同僚就謁於所隱既見公且喜且悲懇請復領其職公堅辭不起僚屬暨吏民耆舊再三委重公難爲辭遂往復職民老幼顛瞻如復見父母矣公母夫人王氏平昔所以教者

蓋如此公實誠孝人其待怙恃均一豈惟竭力已焉公先得其大者細可略也爲人煦煦言笑善飲酒利源財計渺忽不入於其心生平未嘗茹柔吐剛堂堂氣節人以爲勇達官巨僚慕其名多與之游且喜士收召布衣待以賓禮公三子長曰陟武略將軍前保德州知州次曰墮母夫人吳氏季曰附母劉氏陟娶薛氏孫男一人女一人尙幼墮早世附妻未果也女五人皆嫁爲宦家妻外妻陳氏王氏楊氏皆至今爲君家居守節初公病酒養於萬固精舍來歸卒於家得年才五十有九實庚戌七月十日也先是僚



府參佐方汨沒已事待公主決明白遽至然耶吁可歎哉  
作銘曰  
始以武起而得其位而曰得之其難其致千年一靈萬古  
一驚孰云一醉而不可醒其去其來嗚呼哀哉



田先生志銘

趙資翁

金源氏有中國以科名選造多士於是瑰奇俊傑往往出於其間皇朝立綱陳紀徵用遺老其退而隱者亦介然以德行著聞於時若河中田先生果可敬也哉先生諱世英字用之博學能文尤長於詩狀貌魁偉器識慷慨喜賓客好誘掖後進從游甚眾郡士大半皆其門徒與人交久而愈敬中興定二年經義進士第與同年張瓚毛牧達段繼昌齊名歷至縣尹已而退居鄉里詩書自娛樂道忘憂晏如也先生生於明昌庚戌卒於元中統丁酉歷春秋七十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有二捐館之日里閭皆爲流涕娶張氏華氏張氏歿於兵變子男一人玉先亡孫男二人秀實秀文秀實少年游俠商秦隴不返有子三珪璋瑀秀文字國華榦局精敏有子二璧遜國華先祖未葬考妣俱在淺土朝夕爲憂大德己亥始克葬先生於河東縣陶邑鄉北文學村先塋之次以華氏附焉嘗求文於先生門人孫君革誌其壙後五十一年國華之子璧遜將刻石於墓側以成先志命其子士賢持孫君之誌徵予爲文曰味道之腴動與道俱用行舍藏隨時卷舒條山蒼蒼河水紆紆宰木已拱遺澤有餘勒銘



於窳式彰厥初過者起敬曰此蒲城之古儒天將復興其  
後乎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罕



裴參政神道碑

國子祭酒 蕭 颯

至大元年中奉裴公卒於河中府居第之寢壽六十四葬河東縣陶邑鄉文學邨兆次後八年延祐丙辰嗣子富文以御史段侯輔所狀請銘墓隧之石勉爲序曰公諱居敬字文簡先世州里族系閩閩具民匠府君碑公孝友悃恪開朗清澈博學知政治有濟時之具中統改元公陪宿衛至元九年奏兼王府掾歷陞陝西行臺侍御史及今職則皆不能赴明年遂不起矣初事王所寒暑夙宵無少懈時汴洛諸郡鹽課逋懸多且久至是王佩公金符偕國官驛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望

往公曰嚴教選任我輩當思報稱不可以小利仰累大德至則富室必無貸貧者調之五疵不行不再月畢事民皆感王德庶尹更薦王悅禮遇益隆甯之廟學兵後鞠荒鳩僝一新事具學宮石刻王視師北邊叛王禿魯劫開成府庫甯尤密邇公曰此當警急無謀而致逃散死不償責矣卽率僚屬秣馬勵兵百用具舉躬率千人奔命而行守者告饑輒發廩勸分以給師卽日啟行進武延川與總帥汪忠肅公招討李公合兵再戰羣醜奔潰二公暨按察使袁公克忠交薦之朝安西邸王人歲飼駝馬於龍安安塞圍



人私其藁粟而官屬以羸瘠獲讓公立法擇吏時躬省察是歲畜肥而費省二王賜馬賞其能白海距延安沙漠不稼穡仰給關輔人故多饑公啟王下令犯者均罪其主中途置白塔驛旅粟遂通二王嘉獎以通鑑錦衣等爲賜贈咸甯王癸未歲延安旱公省親河中還而雨頌比顏魯公公笑曰此偶然耳朝命征緬行省盡發嘉定宋呼號兵戍雲南其人黷貨貧者哀怨公詣行省陳新附故卒不以安靜恩信懷之將爲患事聞召還褫其職四川宣慰使扎法故平章之孫公謂曰先平章惠愛及人故人思之不忘今

本道歲遣收其賦者苛取無藝致逃避林谷從而征殺何與先平章政迹異耶曰同僚未嘗及此公見教某之福也遂共召土官諭上德意使自占歲入如期往徵一方甯謐他日扎法置酒集僚佐持金帶謝曰公以先祖善政勉我我以先祖故物報公幸毋讓四川運司連敗數任同僚競爲姦利公力革前弊守成法朝以所入有羨餘僚屬悉優擢乃咸喜曰非裴公那得預此雲南職兵民者以梁王在鎮朋肆貪墨憲司繩之輒矯赦脫免逮公至直前啟聞自是臧敗者一遵典制又啟王征緬主帥非材無功觸冒毒



瘴多致死傷命從軍律烏蒙諸部宜屯田以紓遠餉大理  
元帥府宜移治永昌雲南賦稅宜從新均平一城凡置行  
省治三政龐民困甸砦官吏俱可省王以軍國事重俾親  
言於朝議者韙之甘肅重藩大鎮供億繁夥奸吏侵盜公  
累章糾聞上命中丞章閻等與公同核回奏詔盡易在官  
者又所儲峙皆藉內地物價翔貴公按部行視田可設屯  
卽日詣朝言耕戰爲上策蓋所知必言類是其孝也在嘉  
定日念親年當喜懼而遠宦三千里外卽投檄歸養甫三  
年父八十二有疾粥藥扶掖致忘寢食及喪葬如禮築室

永濟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墓所終三年在南道日忽悲慘不自聊急歸省太夫人已  
違養號擗悔恨無已王賜錢以葬遊宦四十年夫人恆畱  
侍親獨赴官所祭祀以肅其反也民匠君將老而傳職則  
讓於從祖兄居仁弟居德踰冠則爲之娶且盡錄財產從  
其擇取而後有之其學問淵源嗜書老而不衰積多至二  
萬餘卷有詩文十卷藏於家其自奉約而肅客豐作成人  
士多至清顯遇鄉閭有恩及卒哭之者皆慟夫人趙氏子  
男三銘曰

昔原伯魯不悅學兮識者知其亂之將作風俗偷而日陵



替兮如嘉苗焉而不植斯落裴公兮篤義方事無非學兮  
孝友忠良施於百政兮咸可稽德惠之懷兮人不能忘經  
文兮緯武通今兮道古矧小物兮克勤藹蕃兮賜予乎遠  
人兮孔安職邦憲兮革貪殘推誠舉公兮賞延寮案益國  
裕民兮知無不言優游逸體兮昌晚節河之洋洋兮魏闕  
之懸噫天之生材兮匪易微學問以成之兮亦終於不全  
不粹繫公之光明碩大兮實繇夫學之所致揭彝範於穹  
碑兮爰啟迪乎來裔